

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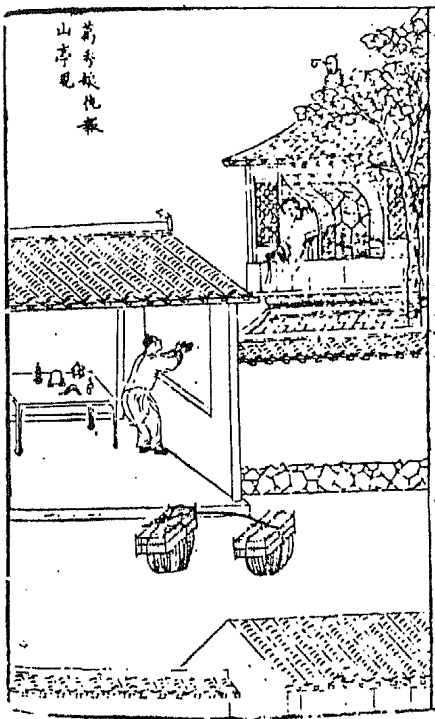
世

通

言



蕭秀娘仇報
山亭見



三十七

黃秀英仇報山亭兒

茶坊裏賣住人膽

評論只憑三寸舌

月黑風高壯士心
秤評天下淺和深

話說山東襄陽府唐時喚做山南東道這襄陽府城
中一箇員外姓萬人叫做萬員外這箇員外姓萬事
三人叫做萬三官人在襄陽府市心裏住一箇茶坊
茶坊裏一壁開着茶坊家裏一箇茶博士姓萬名
叫做鐵僧自從小時結着角兒便在萬員外家中拌
盞子養得長成二十餘歲是箇家生孩兒當日茶市

罷萬員外在布簾底下張見陶鐵僧這斷集四十五見錢在手裏萬員外道且看如何元來茶博士市語喚做走州府且如道市語說今日走到餘杭縣這錢一日只納得四十五錢餘杭是四十五里若說一舉走到平江府早一日納三百六十足若還信腳走到西川成都府一日却是多少里田地萬員外道且道看這斷如何只見陶鐵僧樂了四五十錢餘萬望看布簾裏面的人見把那九錢懷中便取出員外慢騰騰地扯開布簾出來攬身裏虎子上坐地則見陶鐵僧舒手去懷裏摸一摸喚做自問問解

下步... 手捉住布襖角... 抖擻
着肚皮... 意思開分說教萬員外看道我不曾偷
你錢萬員外叫過陶雲僧來問道方纔我見你樂四
五十錢在手裏... 一望了便走了你實對
我說錢却不計利害見你... 計黃
簡賄得我好你這錢藏在那裏說與我... 道
不說送你去官司陶鐵僧又大拇指不... 道
告員外實不敢相瞞是有四五十錢安在一箇...
那廝指道安在掛着底浪蕩燈鐵片兒上萬員外把
錢子點起腳上去果然是一架兒安着四五錢

今對主
法不假

員外棲身再來俺上坐地叫這團鐵僧來問道你在
我家裏幾年團鐵僧道從小裏隨先老憲便在員外
宅裏抄經蓋抹托子自從老底死後罪過員外收留
養得大却也有十四五年萬員外道你一日只做偷
我五十錢十日五百一箇月一貫五百一年十八貫
十五來年你偷了我二百七十貫錢如今不欲送你
去官司你且閒休當下發遣了團鐵僧道團鐵僧辭
了萬員外收拾了被包辭了萬員外茶坊裏這團鐵
僧小後生家尋常和囉道不曾收拾得一箇包裏與
他些些錢物沒上兩三錢了心裏帶了十分付

盡一襄陽府開茶坊底行院這陶師僧沒經紀無計
伴畔處當時正是秋間天色古人有一首詩道

梧桐菱荷枯

葉葉梧桐墜

細雨灑露微

催促寒天氣

蛩吟敗草根

鴈落平沙地

不是路迷人

怎知這滋味

一陣價起底是秋風一陣價下底是秋雨陶鐵僧當
初只道是除了萬員外不要得我別處也有經紀處
却不知畔這萬員外都分付了行院沒計飯畔處那
厮身上兩件衣裳生絹底衣服漸漸底都曹破了貴

草木凋，漸漸底捲將來，曾記得建康府中二官人，
一箇兒，喚做鴈鵠天。

黃草秋深最不宜，肩穿袖破使人悲，領單色，
襖先捲，怎奈金風早晚吹，纔掛體，皺雙眉，出門
羞赧兒相知，鄰家女子低聲問，兒與奴，
兒。

陶鐵僧看着身上黃草布衫捲將來，風撼腰地起，
再來周行老家中來，心下自道，萬員外，恁地喜，
便做我拿了，你三五十錢，你只不使我，便了，
兒不偷食，直分付盡一裹陽府開茶坊底教，不使我。

地勢切近
日暮月明
一人

如今我而今沒計做處這一伙一冬邦是怎地計
結做甚麼是得正恁地思量則見一箇男女來行老
家中道行老我問你借一條匾擔那周行老便問道
你借匾擔做甚麼那箇哥哥道萬三員外女兒萬秀
娘死了夫婦今日歸來我問你借匾擔去挑龍仗則
箇箇鐵僧自道我若還不放起了今日我定是回去
搬擔也有百十錢撰當時思量越煩惱恨這萬
員外箇鐵僧道我如今且去去看這萬員外女兒
歸怕路上見他告道小娘子箇箇怕勒得他爹爹再
去求得這經紀也好箇鐵僧道開門出這門去

到五里頭獨自行，身上又不齊不整，一步慍了一步。
正恁地行，只聽得後面一箇人叫道：鐵僧，我任你回
頭看那叫底人，時却是

人村凜凜，掀翻地軸，是磨王容貌堂堂，撼動天
闕，夜叉將

陶鐵僧唱道：大官人，叫鐵僧做甚麼？大官人道：我
幾遍在你茶坊裏喫茶，都不見你。鐵僧道：上覆大官
人，這萬員外不近道理，趕了鐵僧多日，財恁地趕了
鐵僧兀自來利害。如今直分付一表陽府開茶坊行
院，教不得與鐵僧經紀。大官人看鐵僧身上，求鐵僧

第二十一回 一陣秋風起飯也不知在何處喫不是今秋饑
寒定是今冬凍死那大官人問道你如今却那裏去
鐵僧道今日聽得說萬員外底女兒萬秀娘死了夫
婿帶着一箇房臥也有數萬貫錢物到晚歸來欲待
攔住萬小娘子告他則箇大官人聽得道是

入山擒虎易

開口告人難

大官人說大丈夫告他做甚麼把似告他何似自告
自便把指頭指一箇去處叫鐵僧道這裏不是說話
處隨我來兩箇離了五里頭大路入這小路上來見
一箇小小地莊舍僻靜去處這廬莊

前臨勞徑道背葬殺人岡遠看黑氣冷森森近
視令人心膽喪料應不是孟嘗家只會殺人并
放火

大官人兄莊門閉着不去敲那門就地上提一塊磚
兒撒放屋上須刻之間聽得裏面掣玷抽棧開放門
一箇大漢出來看這箇人兜腮捲口面上刺着六箇
大字這漢不知怎地人都叫他做大字焦吉山亦與
大官人厮叫了指着箇鐵僧問道這箇是甚人大官
人道他今日看得外婆家報與我是好一拳買賣三
箇都入來大字焦吉家中大官人腰裏把些洋銀

上國來報說道：好教大官人得知。如今龍使什物，有二十來擔，都搬入城去了。只有萬員外底女兒萬秀娘，與他萬小員外，一箇當直，喚做周吉，一擔細軟頭面金銀錢物籠子，共三箇人，兩匹馬，到黃昏前後，到這五里頭，要起門入去。大官人聽得說，三人把三條朴刀，叫鐵僧隨我來，去五里頭林子前等候。果是黃昏左右，萬小員外和那萬秀娘當直，周吉兩箇使馬的，共五箇人，待要入城去，行到五里頭，見一所林子，但見

遠觀似突兀雲頭，近看似倒懸雨脚，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

那五箇人方纔到林子前，只聽得林子內大喊一聲，叫道：「紫金山三百箇好漢，且未消出來，恐怕謊了。」小員外共小娘子、三箇好漢、三條朴刀，謊得五箇人頂門上蕩了三魂，腳板下走了七竅。兩箇使馬底都走了，只畱下萬秀娘、萬小員外、當直周吉三人。大漢道：「不壞你性命，只多畱下買路錢。」萬小員外教周吉把與他，周吉取一錠二十五兩銀子，把與這大漢。那焦吉見了道：「這廝却不因耐你，我們却只直當一錠銀。」

金彪手中朴刀，看着周吉要下手了。那萬小員外和萬秀娘道：「如壯士要時，都罷去不妨。」大字焦吉攬着籠子，却待人這林子去，只聽得萬小員外叫一聲：「道鐵僧，却是你來劫我？」說得焦吉放了擔子，道：「那不利害，若放他們去，明日襄陽府下狀捉鐵僧一箇去。」我兩個怎地計結都起來，看着小員外手起刀舉，道：「聲着，看小員外時。」

身如柳絮飄颻

命似藕絲將斷

大字焦吉一下朴刀，殺了萬小員外，和那當面周吉拖這兩箇死屍入林子裏而去，擔了籠仗陶鐵僧牽

了。小員外底馬大官人牽了萬秀娘底馬。萬秀娘道：「告壯士，饒我性命則箇當夜都來焦吉莊上來，連夜敲開酒店門，買些箇酒，買些箇食，喫了，打開籠，使些金銀細軟頭面物事，做三分，陶鐵僧分了一分，焦吉分了一分，大官人也分了一分。這大官人道：『物事都分了，萬秀娘却是我要待把來做箇扎寨夫人。當下只隨這秀娘在焦吉莊上，萬秀娘離不得是把箇甜言美語，吸持過來，在焦吉莊上不則一日，這大官人無過是出路時，捨金，却銀在家時，飲酒食肉，一日大醉，正是。」

萬秀娘思
小配而恨
大德是夫
有伴用女

三盃竹葉穿心過

兩朵桃花上臉來

萬秀娘問道你今日也說大官人明日也說大官人
你如今必竟是我底丈夫

大馬尚分毛色

爲人豈無姓名

敢問大官人姓甚名誰大官人乘著酒興就身上指
出一件物事來道是我是襄陽府上一箇好漢不認
得時我說與你道教你

頂門上走了三竄

腳板下蕩散七魄

掀起兩隻腿上開朱刺着底文字道這箇便是我姓
名我便喚做十條龍苗忠我却說與你原來是

壁間猶有耳

窗外豈無人

大字焦吉在窗子外面聽得說道你看我哥哥苗大
官人却沒事說與他姓名做甚麼走人來道哥哥你
只好推了這牛子休元來強人市語喚殺人做推牛
子焦吉便要教這十條龍苗忠殺了萬秀娘喚做

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斬草若不除根春至萌芽
再發

苗忠那裏肯聽焦吉說便向焦吉道錢物平分我只
有這一件偏信得你們些子你却恁地喫不得要來
害他我也不過只要他做箇扎寨夫人又且何妨焦

道與日却爲這婦女變做箇人却又壞了我
忽一日等得苗忠轉脚出門去焦吉道我幾回說與
我這哥哥教他推了這牛子左右不宜把似你今日
不宜明日又不宜不如我與你下手推了這牛子免
致後患那焦吉懷裏和鞘握着一把尖長耙短背厚
刀薄八字尖刀禿入那房裏來苗秀娘正在房裏坐
地只見焦吉掣那尖刀執在手中左手拌住苗秀娘
右手提起那刀方欲下手只見一箇人從後面把他
腕子一捉捉住焦吉道你却真箇要來壞他也不看
我面焦吉回頭看時便是十條龍苗忠那苗忠道只

因了這也
不才知
了苗忠道

消叫他離了你這莊裏便了何須只管要壞他當時
焦吉見他恁地說放下了當日天色晚了

紅輪西墜玉兔東生佳人秉燭歸房江上漁翁
罷釣螢火點開青草面蟾光穿破碧雲頭

到一更前後苗忠道小娘子這裏不是安頓你去處
你須見他們行坐時只要壞你苗秀娘道大官人你
如今怎地好苗忠道容易辜便背了苗秀娘夜裏走
了一夜天色漸漸曉到一所莊院苗忠放那苗秀娘
在地上敲莊門裏面應道便來不移時一箇莊客出
來苗忠道張興莊主說道苗大官人在門前莊客入

去殺了莊主，那莊中一箇官人出來，怎地打扮？
那官人

背繫帶，頭巾着關花青羅襖子，腰繫帶，頭
襠袴，脚穿時樣絲鞋。

兩箇相揖罷，將這萬秀娘同來草堂上。三人公宴主
坐定，苗忠道：「相煩哥哥甚，不合寄這箇人在此。」則
箇官人道：「留在此間，不妨。」苗忠向那人同喫了幾碗
酒，喫些箇早飯，苗忠掉了自去。那官人請那萬秀娘
來書院裏，說與萬秀娘道：「你更知得一事麼？」十條龍
苗大官人把你賣在我家中了。萬秀娘聽得道：「歎歎。」

望南行淚下，有一首鷓鴣天，道是

碎似真珠顆，顆，清如秋露臉，邊傾瀉，時點盡
湘江竹，感處曾摧數里城，思薄倖，憶多情，玉纖
彈處暗銷魂，有時看了鮫綃上，無限新痕，壓舊
痕

萬秀娘哭了，口中不說，心下尋思，道：苗忠底賊，你劫
了我錢物，殺了我哥哥，又殺了當直周吉，姦騙了我
身，已剗地把我來賣了，教我如何活得，則好過了數
日，當夜天昏地慘，月色無光，各自都去睡了。萬秀娘
移步出那腳子門，來後花園裏，仰面觀天，聽說道：代

多多多虧員外想及你尋常不近道理而今教我受這折罰有今日之事苗忠底賊你劫了我錢物殺了我哥哥殺了我當直周吉騙了我身已又將我賣在這裏就身上解下抹胸看了一株大桑樹上掉將過去道哥哥員外陰靈不遠當直周吉你們在鬼門關下相等我生爲襄陽府人死爲襄陽府鬼欲待把那頸項伸在抹胸裏自刎忽然黑地裏隱隱見假山子背後一箇大漢手裏把着一條朴刀走出來指着苗秀娘道不得做聲我都聽得你說底話你如今休想死處我救你出去不知如何苗秀娘道恁地時可知

山有風聲

這奸賊問壯士姓甚那大漢道我姓尹名宗我家中
有八十歲底老母我尋常孝順人部叫做孝順尹宗
當初來這裏指望偷些箇物事賣來養這八十歲底
老母今日却限撞着你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救
你出去却無他事不得慌把這萬秀娘一肩肩到圍
牆根底用力打一鐙萬秀娘騎着牆頭尹宗把朴刀
一點跳過牆去接這萬秀娘下去一背背了方纔待
行則見黑地裏把一條筆頭鎗看得清喝聲道着向
尹宗前心便握將來斫折地一聲響道漢是圍牆外
面巡邏底見一箇大漢把條朴刀跳過牆來守着

箇婦女一筆頭銚拵將來黑地裏尹宗側身躲過一
冷柜在牆上正搖索那銚頭不出尹宗背了萬秀娘
提着朴刀拽開腳步便走相次走到尹宗家中尹宗
在路上說與萬秀娘道我娘却是怕人不客物你到
我家中實把這件事說與我娘道萬秀娘听得道好
已得到家中尹宗底娘聽得道兒子歸來那婆婆開
放門便着手來接這兒子將爲道兒子肯上倫得甚
底物事了喜歡則見兒子背着一箇婦女婆婆不問
事由擎起一條朴杖看着尹宗落火背裏打重打了
三四拄杖道我發你去倫些箇物事來養我老你那

沒事。這姑女歸來則甚。那尹宗哭了三四柱杖。求
教說與娘道。萬秀娘見那婆婆打了兒子。肚裏便怕。
尹宗却放下萬秀外教他。忝拜了婆婆。把那前而話
對着婆婆說了一遍。道謝尹宗救妾性命。婆婆道。何
不早說。尹宗便問娘道。我如今送他歸去。不知如何。
婆婆問道。你而今怎地送他歸去。尹宗道。路上一似
姊妹解房時。便說是哥哥姊妹。婆婆道。且待我來。
你即時走入房裏去。取出一件物事。婆婆見出一領
千袖百袖舊紅袖背心。披在萬秀娘身上。指了尹宗
道。你見我這件袖背心。便似見娘一般。路上切不可

胡亂生事，淫污這婦女。萬秀娘謝了婆婆，尹宗春上
上背着萬秀娘，迤邐取路，待要奔這襄陽府路上來。
當日天色晚，見一所客店，姊妹兩人解了房，討些飯
吃了。萬秀娘在客店內床上睡，尹宗春在床面前打鋪。
夜至三更前後，萬秀娘在那床上睡不着，肚裏思量，
道：「荷得尹宗春救我，便是我重生父母，再長爺娘。一般
只好嫁與他，共做箇夫妻，謝他。」萬秀娘移步下床，
次地搖覺尹宗道：「哥哥，有三二句話與哥哥說。」
得尹宗道：「別無答謝，有少事拜覆，未知尊意如何。」
尹宗道：「說來，你不可胡亂。」萬秀娘心

裏道我若到家中正嫌與他尹宗定不肯胡亂做此
箇得這尹宗却是大孝之人依娘言語不肯胡行苗
秀娘見他焦躁便轉了話道哥哥若到襄陽府州你
不須見我爹爹媽媽尹宗道只是恁地時不妨來日
到襄陽府城中我自回你自歸去到得來日尹宗背
着苗秀娘走相將到襄陽府則有得五七里田地正
是

遙望樓頭城不遠

順風聽得管絃聲

看看望見襄陽府平白地下一陣雨

雲生東北霧湧西南須臾倒靛傾盆頃刻懸河

注海

道陣雨下了不住却又沒處躲避尹宗背着萬秀娘落路來見一箇莊舍要去這莊裏躲雨只因來這莊裏教兩人變做

青雲有路翻爲苦楚之人白骨無墳變作失鄉之鬼

這尹宗分明是推着一車子沒興骨頭入那千萬丈琉璃井裏這庄却是大字焦吉家裏萬秀娘見了焦吉那莊日畔口處同知所措焦吉見了萬秀娘又不收問正恁地時則是一箇人掣得八分來醉提着

一。條。朴。刀。從。外。來。葛。秀。娘。道。哥。哥。元。底。便。是。劫。了。我。底。十。條。龍。苗。忠。尹。宗。听。得。道。捉。手。中。朴。刀。奔。那。苗。忠。當。時。苗。忠。一。條。朴。刀。來。迎。道。尹。宗。元。來。有。三。件。事。奈。何。尹。宗。不。得。第。一。是。苗。忠。醉。了。第。二。是。苗。忠。沒。心。尹。宗。有。心。第。三。是。苗。忠。是。賊。人。心。虛。苗。忠。自。知。奈。何。尹。宗。不。得。提。着。朴。刀。便。走。尹。宗。把。一。條。朴。刀。趕。將。來。走。了。一。里。田。地。苗。忠。却。遇。着。一。堵。牆。跳。將。過。去。尹。宗。只。顧。趕。將。來。不。知。大。字。焦。吉。也。把。一。條。朴。刀。却。在。後。面。把。那。尹。宗。壞。了。性。命。果。謂。是。

璉。瑯。正。是。遭。黃。雀。

豈。解。隄。防。挾。彈。人。

那尹宗一箇怎抵當得兩人不多時前面焦吉後面苗忠兩箇回來苗忠放下手裏朴刀右手換一把尖長靶短背厚刃薄八字尖刀左手掙住萬秀娘胸前衣裳罵道你這箇賤人却不是耐你幾乎教我劈這大漢壞了性命你且解取我幾刀正是

故將挫玉摧花手 來折江梅第一枝

那萬秀娘見苗忠刀舉生一箇急計一隻手托住苗忠腕子道且住你好沒見識你情知道我又不識這箇大漢姓甚名誰又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不問事由背着我。去恰好走到這裏我便認得這裏是焦吉

燕上故意教他行這路特地來尋你如今你倒壞了
我却不是錯了苗忠道你也說得是把那刀來入了
鞘却來咬醋苗秀娘道我爭些箇錯壞了你正恁地
說則見苗秀娘左手摔住苗忠右手打一箇滿風掌
打得苗忠耳門上似起一蓬霹靂那苗忠

睜開着下眼

咬碎口中牙

那苗忠怒起來却見苗秀娘說道苗忠底賊我家中
有八十歲底老娘你共焦吉壞了我性命你也好代
道罷憊然倒地苗忠方省得是這尹宗階體在秀娘
身上即時扶起來救得甦醒當下都沒甚話說

這萬員外打聽得兒子萬小員外和那當道周吉被
人殺了兩箇死屍在城外五里頭林子裏切了一箇
餘貫家財萬秀娘不知下落去襄陽府城裏下狀出
一千貫賞錢捉殺人劫賊那裏便捉得萬員外自備
一千貫過了幾箇月沒捉人處州府賞錢和萬員外
賞錢共添做三千貫明示榜文要捉這賊則是沒捉
處當日萬員外鄰舍一箇公公七十餘歲亦得一箇
兒子小名叫做合哥大伯道合哥你只生得懶沒箇
長進今日也好去上行些箇山亭兒來賣合哥挑着
兩箇土袋攬着二三百錢來焦吉莊裏問焦吉上

些箇山亭兒、揀幾箇物事與做

山亭兒

庵兒

寶塔兒

石橋兒

屏風兒

人物兒

買了幾件了、合哥道、更把幾件好樣式底山亭兒、賣與我、大字焦吉道、你自去屋角頭窗子外面、自揀幾箇當時合哥移步來窗子外面、正在那裏揀山亭兒、則听得窗子裏面一箇人、低低地叫道、合哥、那合哥聽得、道這人好似萬員外底女兒聲響、合哥道、誰叫我、應聲道、是萬秀娘叫、那合哥道、小娘子、你如何在這裏、萬秀娘說、一言難盡、我被陶鐵僧領他們、將我

爲銀子
細細

在這裏相煩你歸去說與我爹爹媽媽教去下狀
人來捉這大字焦吉十條龍苗忠和那陶鐵像如今
與你一箇執照歸未就身上解下一箇刺銷香袋從
那窗窺簾子掉出自人去合哥接得貼股攬着還了
焦吉山亭兒錢挑着擔子便行焦吉道你這厮在窗
子邊和甚麼人說話謊得合哥一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雪水

合哥放下山亭兒擔子看着焦吉道你見甚麼便說
我和兀誰說話焦吉探那窗子裏面真箇沒誰擔起
擔子便走一向不歇脚直入城來把一擔山亭兒和

六
擔一時盡都把來傾在河裏。掉臂揮拳歸來。爺見他空手歸來。問道：「山亭兒在那里？」合哥應道：「傾在河裏了。」問道：「擔子呢？」應道：「擔在河裏。」區擔呢？應道：「擔在河裏。」大伯焦躁起來。道：「打殺這廝！你甚意思？」合哥道：「三千貫賞錢。」劈面地來。大伯道：「是如何？」合哥道：「我見萬員外女兒萬秀娘在一箇去處。」大伯道：「你不得胡說。」他在那裏？合哥就懷裏取出那刺繡香囊。教把看。了。同去萬員外家裏。萬員外見說。看了香囊。叫出他道：「媽媽來看。」見了刺繡香囊。認得真箇是秀娘手迹。眾家都哭起來。萬員外道：「且未消得哭。」即時同合哥

來州裏下狀官見說卽時差土兵二十餘人各人盡帶着器械前上解批這場公事當時教這合哥引着一行人取苗忠莊上去卽時就公廳上責了限狀唱罷諾迤逦登程而去箇是

箇箇威雄似虎人人猛烈如龍雨具麻鞋行纏搭膊手中杖竿頭鐺撥互叉風尾刀毒皮衣柳葉箭在路上饑食渴飲夜住曉行繞過杏花村又經芳草渡好似皂鴈追紫燕渾如餓虎趕黃羊

其時合哥兒一行到得苗忠莊上分付教衆緝捕人

且休來待我先去探問多時不見合哥兒回來那衆人商議道想必是那苗忠知得這事將身躲了合哥回來與衆人低低道作一計引他他便出來離不待到那苗忠莊前莊後打一觀看不見蹤由衆做公底人道是那苗忠每常間見這合哥兒來家中如父母看待這番却是如何別商量一計先教差一人去用火燒了那苗忠莊便知苗忠躲在那裏苗忠一見土兵燒起那莊子便提着一條朴刀向西便走做公底一發趕將來正是

有似皂鷗追困鴈

渾如雪鷗打寒鴉

那十條龍苗忠慌忙走上去，到一箇林子前，苗忠入這林子內去，方纔走得十餘步，則見一箇六溪潭，身血污手裏，指着一條朴刀，在林子裏等。他便是那喫他壞了性命底孝順尹宗在這裏相遇，所謂是

勸君莫要作冤讐

狹路相逢難躲避

苗忠認得尹宗了，欲待行，被他攔住路，正恁地進退不得，後面做公底趕上，將一條索子縛了。苗忠并大孚焦吉茶博士陶鐵僧，解在襄陽府來押下司理院。細脚弓撈一二勘正，三人各自招伏了。同日將大字焦吉十條龍苗忠茶博士陶鐵僧押赴市曹，照條處

斬合哥便請了那三千貫賞錢萬員外要報答孝義
尹宗差人迎他母親到家奉養又去官中下狀用錢
就襄陽府城外五里頭爲這尹宗起立一座廟宇直
到如今襄陽府城外五里頭孝義廟便是這尹宗底至
今占跡尚存香煙不斷話名只喚做山亭兄亦名十
條龍陶鐵僧孝義尹宗事跡後人評得好

萬員外刻添招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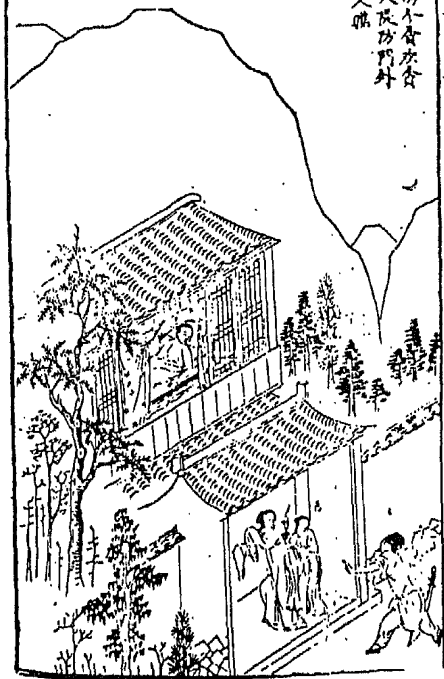
陶鐵僧窮極行兇

生報仇秀娘堅忍

死爲祠孝義尹宗



他两个食灰食
笑人提防门外
有人瞧



第三十八卷

蔣淑真別頭鷓鴣

眼意心期卒未休

暗中終擬約登樓

光陰負我難相偶

情緒牽人不自由

逢夜定悵香叢膝

悶時應弄玉搔頭

櫻桃花謝梨花發

腸斷青春自處愁

右詩單說着情色二字，此二字乃一體一用也。故色絢於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雖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忘之。晉人有云：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思遠目情色，覺如磁石遇鍼，不覺合爲一處，無情之

天下何事
不為駭所
取

物尚爾何况我終日在情裏做活計耶如今只管說
這情色二字則甚且說個臨淮武公業於咸通中任
河南府功曹叅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弱
不勝綺羅善秦聲好詩弄筆公業甚嬖之比鄰乃天
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其子趙象端秀有文學忽
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而神氣俱喪廢食思之
遂厚賂公業之閹人以情相告閹有難色後爲賂所
動令妻伺非烟閑處具言象意非烟聞之但含笑而
不答閹媼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
濤箋題一絕於上詩曰

綠暗紅稀起暝烟

獨將幽恨小庭前

沉沉良夜與誰語

星隔銀河月半天

寫訖密緘之祈開媼達於非烟非烟讀畢吁嗟良久
向媼而言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今生薄福
不得當之嘗媼武生粗悍非青雲器也乃復酬篇寫
於金鳳箋詩曰

高唐春燕須知宿

蘭浦雙鴛肯獨飛

大恨堯源諸女伴

等閒花裏送郎歸

封付開媼令遺象象啓緘喜曰吾事諧矣但靜坐焚
香時時度牒以候越數日將夕開媼促步而至笑且

升曰趙郎願見神僊否衆驚連問之傅非烟語曰功
曹今夜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卽君之前垣也若
不渝約好專望來儀方可候時詣罷既暝黑衆乘梯
而登非烟已置重相於下既下見非烟艷粧盛服迎
入室中相携就寢盡纏綿之意焉及曉衆執非烟手
曰接傾城之貌挹希世之人已據幽明永奉歡狎立
訖潛歸茲後不盈旬日常得一聞於後庭矣展幽微
之恩聲宿昔之情以爲鬼鳥不知人神相助如是者
周歲無何非烟數以細故撻其女奴奴伺之乘間盡
以告公業公業曰汝慎勿揚聲我當自察之後正堂

可作

想來用自
終身不妄

直日乃密陳狀請假。迨夜如常入直。遂潛伏里門。俟暮鼓既作。躡足而回。循牆至後庠。見非州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睨。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擒象。象覺跳出。公業持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非州詰之。非州色動。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撻血流。非州但云。寧則相親。死亦無恨。遂飲盃水而絕。象乃變服易名。遠竄於江湖間。稍避其鋒焉。可憐雨散雲消。花殘月缺。且如趙象知機識義。離虎口。免遭毒手。可謂善悔過者也。於今又有個不識竅的小一哥也。與個婦人私通。日日貪歡。朝朝迷戀。後惹出一場禍來。

提綱

屍橫刀下，命赴陰間，致母不得侍，妾不得領子，號寒於嚴冬，女啼餓于永晝，靜而思之，若何來由，况這婦人不害了你一條性命了，真個

娥眉本是嬋娟

殺盡風流世上人

月河上見
街坊婦人
下語之
全書明義
小能事也

說話的你道這婦人住居何處，姓甚名誰，元來是浙江杭州府武林門外落鄉村中，一個姓蔣的生的女兒，小字淋真，生得甚是標致，臉襯桃花，比桃花不紅，不白，眉分柳葉，如柳葉猶細，猶彎，自小聰明，從來機巧，善描龍而刺鳳，能剪雪以裁雲，心中只是好些，月又飲得幾盃酒，年已及笄，父母議親，東也不成，西

也不就，妨與鑒穴之私，常感傷春之病，自恨芳年不
偶，鬱鬱不樂，垂簾不捲，羞殺紫燕雙飛。高閣慵凭，牀
聽東鶯並語，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成，商調醋
葫蘆，小令十篇，繫於事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勞
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

洪秋波兩剪明，露金蓮三寸小。弄春風楊柳細
身腰比紅兒態度，應更嬌。他生得諸般齊妙，縱
司空見慣也，冤消。

況這蔣家女兒，如此容貌，如此伶俐，緣何豪門巨族
王孫公子，文士富商，不行求聘，却這女兒心性，有些

曉曉描眉高眼傳粉施朱梳個綰髮頭兒着件叩身
衫子做張做勢喬模喬樣或倚檻凝神或臨街獻笑
因此閨里言語之所以遷延歲月頓失光陰不覺二
十餘歲話部有一兒子名叫阿巧未曾出幼常來女
家嬉戲不料此女已動不正之心有日矣况阿巧不
甚長成父母不以爲怪遂得通家往來無間一日女
父母他適阿巧偶來其女相誘入室強合焉忽聞扣
戶聲急阿巧驚遁而去女父母至家亦不知也且此
女慾心如熾久渴此事自從情竇一開不能自己阿
巧回家驚氣衝心而殞女聞其死哀痛彌極但不敢

形諸顏頰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鎖脩眉恨尚存痛知心人已亡霎時間雲雨散
坐陽自別來幾日行坐想空撇下一天情况則
除是夢裏見才郎

這女兒自因阿巧死後心中好生不快活自思量道
皆由我之過送了他青春一命日逐蹀躞不下候雨
又是一個月來女兒晨起梳粧父母偶然視聽其女
顏色精神語言恍惚老兒因謂媽媽曰莫非其真做
出來了殊不知其女春色飄零蝶粉蜂黃都退了韶
華狼藉花心柳眼已開殘媽媽老兒互相埋怨了一

會只怕親戚恥笑常言道女大不中留留在家中却如私鹽包兒脫手方可不然直待事發弄出醜來不好看那媽媽和老兒說罷央王嫂嫂作媒將高就低添長補短發落了罷一日王嫂嫂來說嫁與近村李二郎爲妻且李二郎是個農庄之人又四十多歲只圖美貌不計其他過門之後兩個頗說得着瞬息間十有餘年李二郎被他徹夜盤弄哀憊了年將五十之上此心已灰奈何此婦正在妙齡酷好不厭仍與夫家西賓有事李二郎一見病發身故這婦人眼見斷送兩人性命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結姻緣十數年，動春情三四番，著過箇也片時
間，到如今反爲難上難，把一對鳳鴦驚散，有箇
干無語淚偷彈。

那李大郎斥退西賓，擇日葬弟之柩，這婦人不免守
孝三年，其家已知其非，若人防閑本婦，自揣於心亦
不敢妄爲矣。朝夕之間，受了多少的熬煎，或飽一頓，
或缺一餐，家人都不理他了。將及一年之上，李大郎
自思，留此無益，不若逐回，庶免辱門敗戶，遂喚原媒
眼同，將婦罄身起回。本婦如鳥出籠，似魚漏網，其餘
物飾亦不計較。本婦抵家，父母只得收留。那有奸氣

待他如同使婢婦亦甘心忍受一日有同張二官過門因見本婦心甚悅之挽人說合求爲繼室女父切允諾恨不推將出去且張二官是箇行商多在外少在內不曾打聽得備細設下盆盤竿酒渭吉成親這婦人不去則罷這一去好似

猪羊會屠宰之家

一步步來尋她路

是夜燭搖光粉香噴霧綺羅筵上依舊兩箇新人錦繡衾中各出一般舊物未勞歌伴再和前聲

喜今宵月再圓賞名園花正芳笑吟吟攜手上牙床恣交歡恍然入醉鄉不覺的渾身通暢把

斷絃重續南情債

他兩箇自花燭之後，晨則並肩而坐，夜則疊股而眠，如魚潛水似漆投膠，一箇全不念前夫之恩愛，一箇那曾題亡室之音容。婦羨夫之殷富，夫憐婦之丰儀，兩箇過活了一月一日。張二官人早起分付虞候收拾行李，要往德清取帳。這婦人怎生割捨得他去？張二官人不免起身。這婦人簾櫳垂下淚來。張二官道：「我每做爲夫婦，不須如此。各道保重，而別別去。」又過了半月光景，這婦人是久曠之人，既成佳配，未盡暢懷。又值孤守寒寂，好生難遣，覺身子困倦，步至門首。

開望對門店中一後生約三十已上年紀資質豐粹
舉止閑雅遂問隨侍阿瞞阿瞞道此店乃朱秉中開
的此人和氣人稱爲他朱小二哥婦人問罷夜飯也
不喫上樓睡了樓外乃是官河舟船歇泊之處將及
二更忽聞梢人唱歌聲隱約側耳而聽其歌云

二十去了廿一來

不做私情也是呆

有朝一日花容退

隻手招郎郎不來

婦人自此復萌覲覲之心往往倚門獨立朱秉中時
來調戲彼此相慕日成私語但不能一叙歎曲爲恨
也不勞歌伴再和前聲

美溫溫，面肥光，油油，鬢髮長，他半生花酒，
傾狂對人前，拉拽都是謔，全無有風雲，
味裏竊玉與偷香。

這婦人羨慕朱乘中不已，只是不得湊巧。一日張二
官討帳回家，夫婦相見了，叙些閒闊的話。本婦似有
不悅之意，只是勉強奉承，一心倒往朱乘中身上。
張二官在家又住了一箇月之上，正仙仲冬，天氣收
買了雜貨，起飾貨船，裝載到彼發賣之間，不甚稱意，
把貨都賒與人上了，舊帳又討不上手，俄然逼歲不
得歸家過年，預先寄些物事回家支用，不題。且說朱

來中因見其夫不在，乘機去這婦人家賀節，留飲了
三五盃，意欲做此暗昧之事，奈何往來之人應接不
暇，取便約在燈宵相會。來中領教而去，撚指間又屆
十三日試燈之夜，於是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
絲，遊人隊隊，踏歌聲，仕女翩翩，垂舞袖，蒼山綵結，崑
崙百尺，盡晴空，鳳篆香濃，漂渺千層，籠綺陌，閒庭內
外，溶溶，寶燭光輝，傑閣高低，燦燦華燈，照耀，奉勞歌
伴，再和前聲。

一 奏蕭韶一派鳴，綻池蓮萬朵開，看六街三市鬧
挨挨，笑聲高，春似海，期人在燈前，相待，度

回債又恐燕鶯猜

紅字步原
在亦不
宜改

其夜乘中侵早的更衣着靴只在街上往來本婦也
在門首拋聲銜信兩箇相見暗喜准定日下成事不
期伊母因往觀燈就便探女女屈戶邀入參見不免
留宿乘中等至夜分問問歸臥次夜如前止遇本婦
怪問如何爽約扶身相就止做得箇呂字兒而散少
間其酒奉母母見其無情無緒向女言曰汝如今還
於喬木只宜守分也與父母爭一口氣豈知本婦已
約果中等了二夜了可不是鬼門上占卦平旦買兩
盒餅做個直轎兒送母回了薄晚乘中張商販慢鑽

進婦家，就便上樓本婦燈，也不看解夜相抱，斷盡干
飛然本婦平生相接數人，或老或少，那能造其奧處，
自經此合身酥骨軟，飄飄然其滋味不可勝言也。且
朱秉中日常在花柳叢中，交深諳十要之術，那十
要。

一要濫於撒漫

二要不算工夫

三要甜言美語

四要軟款溫柔

五要七針纏帳

六要施逞餘法

七要粧尊做嘍

八要擇友同行

九要穿着新鮮

十要一團和氣

若孤媚之人，缺一不可行也。再說秉中已回，張二官又到，本婦便害此禾邊之日，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

黃昏角數聲，助淒涼。淚幾行，論深情。海角未爲長，難捉摸。這般心內，瘥不能勾，相偎相傍。惡思量，縈損九迴腸。

這婦人自慶前夕歡娛，直至佳境，又約秉中晚些相會，要連歡幾十夜。誰知張二官家來，心中納悶，就害起病來，頭疼腹痛，骨熱身寒。張二官願望回家，將息取樂，因見本婦身子不快，倒戴了一箇愁帽，遂請醫

調治，倩巫燒牒，誓必親嘗，衣不解帶，反受辛苦，不似在外子。且說秉中思想行坐不安，托故去望張二官，稱道小弟久疎趨侍，昨間榮回，今特拜謁，奉請明午於蓬舍，少具雞酒，聊與兄長洗塵，幸勿他却。翌日，張二官赴席，秉中出妻女奉勸，大醉扶歸。已後還了席，往往來來，本婦但聞秉中在座說也有笑，也有病，也無，倘或不來，就呻吟叫喚，鄰里厭聞。張二官指掌便好，誰知日漸沉重，本婦病中，但瞑目，就見向日之阿巧和李二郎，借來索命，勢漸猙獰。本婦懼怕，難以實告，惟向張二官道：「你可替我求問，幾時脫體。」如言，逕

往洞虛先生卦肆卜下卦來判道此病大分不好有
橫死老幼陽人死命爲禍非今生乃宿世之冤今夜
就可辦備福物酒果冥衣各一分用鬼宿度河之次
向西鋪設苦苦哀求庶有少救不然決不好也奉勞
歌伴再和前聲

椰榆來苦怨咱朦朧着便見他病懨懨害的
兒花瘦身軀恁禁沒亂殺則說不和我干什置
幾時節離了兩冤家

張官正依法祭祀之間本婦在床又見阿巧和李
郎擊手言曰我輩已訴於天若來取命你央後夫

張二官再四懇求，意甚虔恪。我輩且容你至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却假弓長之手，與你相見。言訖，歛然不見了。本婦當夜似覺精爽，此箇後看看復舊。張二官喜甚，不題。却見秉中且父親起，僂送，送至意頗疑之。尤未爲信。一日，張二官入城催討貨物，回家進門，正見本婦與秉中執手聯坐。張二官倒退揚聲，秉中迎出，相揖。他兩箇亦不知其見也。張二官當時見他慇懃，已自生疑七八分了。今日撞箇滿懷，軟成十分。張二官自思量道：「他兩箇若犯在我手裏，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遂往德清去做買賣，到了德清，已是

五月初一日安頓了行李在店中上街買一口刀。掛腰間至初四日連夜奔回。匿於他處不在話下。再題本婦渴欲一見終日去接衣中。衣中也有些病在家裏。延至初五日。阿瞞又來請赴鴛鴦會。衣中勉強赴之。樓上已筵張水陸矣。盛兩盃煎石首。貯二器炒山雞。酒泛芭蕉糖燒角黍。其餘肴饌蔬果。未暇盡錄。兩箇遂相轟飲。亦不顧其他也。奉分歌伴。再和前聲。綠溶溶酒滿斟。紅嬌嬌燭半燒。正中庭花月影兒。交直。睨得玉山時。自倒他兩箇。合懽貪笑不。隄防門外有人瞧。

南窗正飲間、杯中自覺耳熱心跳、心驚肉戰、欠身求
退、本婦怒曰、怪見終日請你不來、你何輕賤我之甚、
你道你有老婆、我便是無老公的、你殊不知我做鴛
鴦會的主意、夫此二鳥、飛鳴宿食、鎮常相守、爾我生
不成、雙死作一對、昔有韓憑妻美、郤王欲奪之、夫妻
皆自殺、王恨兩塚瘞之、後塚上生連理樹、上有鴛鴦、
悲鳴飛去、此兩箇要效鴛鴦比翼交頸、不料便成語
讖、况本婦甫能開闢得病好、就便荒淫無度、正是

偷雞貓兒性不改

養漢婆娘死不休

再說張二官提刀在手、潛步至門、隔樹竊聽、見他兩

箇戲謔歌呀。歷歷在耳。氣得按捺不下。打一磚去。本
婦就吹滅了燈。聲也不則了。連打了三哭。本婦教某
中先睡。我去看看便來。阿瞞持燭先行。開了大門。並
無人跡。本婦叫道。今日是箇端陽佳節。那家不喫幾
盃雄黃酒。正要罵間張三官。跳將下來。喝道。潑賤。你
和甚人貪夜喫酒。本婦說得戰做一團。只說不不不。
張三官乃曰。你同我上樓一看。如無便罷。慌做甚麼。
本婦又見阿巧李二郎一齊都來自分必死。延頸待
盡。果中亦條條驚下床來。剖剖口稱死罪。死罪。情原
將家私并女奉報。哀憐小弟母老妻嬌。子幼女賢。哀

二官那裏准他則見刀過處一對人頭落地兩腔鮮血衝天正是

當時不詳恩成怨

今日方知色是空

當初本婦臥病已聞阿巧李三郎言道五五之間待同你一會之人假弓長之手再與相見果至五月五日假張二官殺死一會之人乃秉中也禍福未至鬼神必先知之可不懼歟故知上於才則德薄女街色則情放若能如洗盆如臨深則為端士泚女矣豈不美哉惟願率土之民夫婦和柔琴瑟諧協有過則改之未萌則戒之敦崇風教本為晚也在座看官漫聽

這一本爲爲別頭會，奉勞歌伴，再和前峰

見柳傳意暗猜，入門來，鬼已驚，舉青鋒，過處喪
多情，到今朝，你心還未省，送了他三條性命，果
冤冤相報有神明

又調山鄉子 閨詞曰

春老愁啼鴈，玉損香消事可憐，一對風流傷白
刃，冤冤惆悵，勞冤赴九泉，抵死苦留連，想是前
生有業緣，舊色依然人已散，天天，千古多情月
自圓